

# 新創造：天·地·人

李景雄

衛斯理宗－東正教－儒學  
文化相交神學之旅

【原文發表於 Oxford Institute of Methodist Theological Studies, Christ Church, Oxford; 2013年8月12-19日】

題目既長且繁，包含諸多辭彙，涉獵範圍廣闊，恐怕帶來誇張的感覺。可是本文內容及範圍全屬此次研討會予會者領悟能力範圍以內。「新創造」是聖經的辭語。「天·地·人」是中華文化傳統內的範疇，也是聖經宇宙觀所涵蓋的。「儒學」不是人人的專長，但凡流著中華文化血液的都有或多或少儒家思想的細胞。至於「東正教」（以下簡稱「正教」Orthodoxy）神學，對一部份人較疏遠，但衛斯理宗會祖約翰·衛斯理（以下間中簡稱「衛氏」）對東正教教父情有獨鍾，吾輩衛宗承繼人不妨補一、兩堂課，並不困難。

這裡串通衛宗－正教－儒學三大宗教文化體系，而以「文化相交神學」為輸道管，那依然叫人生畏卻步。不錯「文化相交神學」（theological interculturalism）是個陌生的名詞。請忍耐。「文化相交」是指跨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ism），加上神學的元素（elements）或視野（perspectives），就成為「文化相交神學」。這是神學方法的一類型，可說是「新」類型，尚不多出現於神學局面，但是可行的。<sup>1</sup>

“Theological”字加上，表示神學的成份受重視。本文的進路不光是學術研究（如人類學）或宗教 /

---

<sup>1</sup>筆者為一實踐者，見李景雄著，《與龍鳳共舞》（香港：道風書社，2004年出版），其中五篇歸入「文化相交神學」。Interculturalism一詞已見諸人類學及宣教學著作。“Interculturalism suggests th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interaction that desires greater inclusivity and interdependency among different religious perspectives and secular cultural viewpoints for human well-being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here is a dialogical dialectic between faith and culture within a paradigm of authentic interculturalism. The concept of interculturalism envisions that we view ‘truth’ as a shared reality in the midst of pluralism and diversity.” See Thomas G. Grenham, “Interculturalism: Exploring Changing Religious, Cultural, and Faith Identities in an African Context,” in PACIFICA, 14 June 2001, p.193.

文化對話或比較，而是有神學的思考的。請原諒這段學術性方法論的插曲；其實本文以交談式進行，不過學術及神學上起碼的操練經已預設。順便一提，副題說明這是「文化相交神學之旅」，即是說，這篇文可看為一個旅程，希望是暢快的旅程，不是枯苦的。

未啟程之前，容我稍加一句，這段旅程穿山越洋、跨欄過河。畢竟本文是跨越宗教文化連串多個思想系統、穿插不同語言的大胆嘗試。又是嚇怕人的誇張言詞！別害怕！在當今電腦盛行時代，各人都有意無意中用了一項裝置或設施（硬件、軟件）稱為interface（有時譯為「介面」），在電腦操作中interface，可譯為「連接點」學術界人士研究跨學科、跨文化亦可用interface（「連接面」）。Interface

這個詞彙，有助本文的思維，漢譯可採用「連接點」或「連接面」。<sup>2</sup>

## I 一籃子恩典

恩典（*grace*）是衛斯理宗神學的最重要項目。約翰·衛斯理是主腦人物（通常只用衛斯理代表），其他人，如查理士，亦有貢獻，需要時必說明清楚。。

衛斯理宗恩典神學的內容非常豐富，包括一連串的恩典範疇：*justification*，*sanc-tification*，*regeneration*，*perfection*等。各位對這些恩典辭彙已耳熟能詳，可是，細緻辨識則非易事。本文無意詳細議論，不過想說出一點，華人衛斯理宗傳道者及神學界人士，受西方某類型思維方式影響之故，傾向將恩典各範疇視為可分別割切分析的概念，而不是一股有生命力的質素，固然有漸進改變的展現，可實屬同一根源，猶如略有不同色澤的果子長於同一枝莖上。我曾想過撰寫一本衛斯理恩典神學的小冊子，訓導信徒在恩典的路途上逐級昇進，但我始終沒有動筆，因為這類書（英語或漢譯）已經夠多，多是把恩典「範疇化」（*categorized*）。我於是想用『一籃子恩典』為書名，述說救恩為一籃子盛載恩典像一扎葡萄長在一枝莖上，作為送禮。現今用這個意象提及衛斯理恩典論可能教人更加領會恩典是賜予的禮物，而且是有生命力的氣質，不是概念而已。我想，『一籃子恩典的送禮』（*a basketful of gifted-grace*）的意象或說法比命題方式（*proposition*）較易進入華人的心懷。

---

<sup>2</sup> Interface之解釋可參考《牛津高級英漢雙解詞典》（第八版,2010年）。

雖然如此，為了幫助討論，我還是以圖解表明一系列衛宗的恩典論。

GRACE恩典

Preventing - Justifying - Regenerating – Sanctifying – Perfecting - Glorifying  
(prevenient)

先備 稱義 復生 成聖 完全 榮耀

【Assurance, Holiness, Christian, Entire Sanctification】

【Responding-→ Responsible Grace (有承擔的恩典)】

請注意以下：

1. 恩典是一進程（英語文法的進行式ing字尾所示）。此是衛宗恩典論之一特色。
2. Preventing 是古式，今式Prevenient  
（pre=先，viens=行），是「先行」之意。Prevenient grace  
(先備恩典)以前不為華人衛宗人士所熟悉，其實是有重要的宣教涵意，以下再說。
3. Glorifying grace  
少見今代神學言論內，但衛氏兄弟及早期衛宗全人無忌揚言「榮歸上帝的恩典」。
4. Assurance（確認），Holiness（聖潔），Christian  
Perfection（基督徒的完全），Entire  
Sanctification（完全成聖）等是衛斯理宗傳統常見的辭彙，皆曾掀起神學議論紛紛，本文不打算插入討論神學枝節。（在「一籃子恩典」的圖象中可作為莖上的綠葉）。
5. Responsible Grace  
（有承擔的恩典）不屬衛斯理的原初詞彙（故放入【】之內），而是當代衛斯理宗神學家（如 John B. Cobb, Jr., Randy Maddox  
等）所倡議的。Responsible Grace  
有衛斯理神學思想為基礎，雖然恩典是神的賜予，但人要有回應responding，進而接受「有承擔的恩典」。Responsible  
Grace有重要的涵意，應對「自由vs命定」的難題，並且有助應付社會倫理的課題。

## II 聖神化：復原上帝的形象

衛斯理思想研究專家 Albert C. Outler

一九六零年代已提及約翰·衛斯理深受正教（Orthodox）教父的影響。Outler教授這論點留給我深刻的印象，我亦因此對正教神學發生興趣，以致後來可教授一科「東正教神學導論」。

正教教父的豐富文獻突顯一個教義，Theosis（希臘文）／Deification（拉丁文），可漢譯為「神人聖化」，即神與人一共聖化之意。有代表性的金句，出自St.Athanasius（聖亞他拿修，第四世紀）：“God became man so that men might become gods

。”此金句很難漢譯以致不誤導。英語直譯已引起諸多誤會，我大膽嘗試意譯：「神道成肉身成為人，因而人也可成為屬乎神。」（「神」可與「上帝」的稱謂互通。）無論是希臘語、拉丁語、或英語，這金句可引起爭議。就我而言，新約聖經一節經文，彼得後書一章3-

4節（正教教父們亦喜用），給我重要的釋經線索：

NRSV: “...You may escape from corruption of this world because of lust, and may become participants of the divine nature.”

中文和合本：

「...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上帝的性情有分。」

固然，經文每個辭彙都留詮釋的餘地，但無論如何，神人結合或互相參與（品質上？性情上？關係上？都可隨尊意）是無可否認的。我本人採取寬容的心態，故「神人聖化」是極有意義的教義。其實這亦正合約翰·衛斯理的 *electic spirit*（兼收並蓄的精神）。

現在轉入（Image of God）的意念。Imago

Dei（上帝的形象）原自創世記一章26節，歷代廣為基督宗教（Christianity），不分教派所肯定。

衛斯理十分重視「上帝的形象」的意念。他有多篇講章以「上帝的形象」為主題。

早在1730年有一篇以“Image of

God”為標題的講章，提昇人性原本的尊貴（智力、心志、公義等）的醒覺，雖然人類後來墮落了，但損毀了的形象是可挽救的，即使是死後，亦有「光榮的轉化」（glorious change）

另一篇講章，「New

Birth」(「新生」, 1760年) 連接「上帝的形象」與「新生」。這篇講章的創意在於分析上帝形象的三方面: natural image (自然形象), political image (政治形象), moral image (道德形象)。自然形象是關乎人的天賦, 如認知、自由、意志、情感、及永生意識。政治形象是指人管治大地、地上走獸、空中飛鳥、海中魚類等的受託職份。道德形象包括公義、聖潔、仁愛、慈悲、真理。人的墮落影響道德形象最大, 甚至導至靈性的喪失。新生是必要的, 靠聖靈啓導新生, 猶如新出世的嬰兒, 眼、耳、和其他官能初進入嶄新的環境, 上帝之靈像氣吹入體內, 摧活新生命。衛斯理神學學者Theodore Runyon 的著作*The New Creation: John Wesley's Theology Today*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8) 。第一章詳述這篇講章, 肯定該講章的創意及其對靈性生命的重視。我本人從衛氏這篇講章得益良多, 正好讓我於此轉入衛斯理與正教之互通共鳴。

出自聖經的

「上帝的形象」意念是正教教父和衛斯理相通的「連接面」(interface), 同時進入正教教父的「人神聖化」(Deification) 教義可頓起共鳴(我採用Deification, 不用Theosis, 以貫徹Imago Dei的Dei)。

### III 衛斯理與正教教父之互通共鳴

近年來多位學者已確認約翰·衛斯理對正教教父的愛好。Ted A Campbell的*John Wesley and Christian Antiquity* (Nashville: Kingswood Books, 1991), Appendix 2詳列衛斯理提及正教作者及著作的名單。關於衛氏認識正教的程度, 學者的意見不一。<sup>3</sup>

我本人的見解是, 在某些論點上, 如「上帝的形象」, 神恩與人的自由, 衛氏與正教教父多處顯然意氣相投。正因如此, 我欣然細讀與衛氏有關連的幾部正教著作。

三位正教教父列出如下: Gregory of Nyssa, Macarius, 及 Ephrem Syrus.

A. Gregory of Nyssa (貴格利·尼撒) 是三名Cappadocian

---

<sup>3</sup> Kenneth J Collins 認為衛氏受正教教父的影響有限, 見Kenneth J Collins, *John Wesley: A Theological Journey*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03) pp198-200

Fathers（加帕多加神父）之一。衛氏曾讚賞加帕多加，因而備受注意，因他與Gregory of Nyssa 有密切的關係。<sup>4</sup>

這兩者的關係後來掀起一場學術界的爭論。<sup>5</sup> 無論結論如何，Gregory of Nyssa 是值得受特別注意的一位正教教父。

Gregory of Nyssa（貴格利·尼撒 c.335-c.344,尼撒是地名，貴格利曾駐該地區），與其兄長(Basil the Great ) 出自名門，同是傑出學者，與另一摯友Gregory of Nyzianzus，結成著名的Cappadocian Fathers，三者既學識淵博，又熱心服侍教會。

Gregory of Nyssa有真知卓見的「上帝的形象」論說。<sup>6</sup>

人為上帝創造之冠，人的尊貴反映上天的榮耀，不僅以自然現象而言，而且指向超自然（supernatural）的向度，含有神秘主義（mysticism）的成份。誠然，人身上的上帝形象，於人類祖先墮落後受損壞，可是此缺失是可補救的：罪得釋放，情慾脫除，心靈淨化，神聖蒙福（blessedness）呈現，反照上帝形像的光輝，榮耀歸上主，榮光復榮光（Glory to Glory）。

貴格利·尼撒文筆酒麗，神秘主義（mystical）風采飛揚。他曾用希臘語 *epectasis* 陳明靈性生命昇華變化，進入佳境，永無窮盡。

Let us change in such a way that we may constantly evolve towards what is better, being transformed from glory to glory, and thus always improving and ever becoming more perfect by daily growth, and never arriving at any limit of perfection.

講完這段話之後，我腦海中頓然浮現《大學》首卷「止於至善」的名句，及《易經》「生生不息」的字句。

---

<sup>4</sup> Albert C. Outler, "John Wesley's Interests in Early Fathers of the Church", in *Essays of Albert C.*

*Outler : The Wesleyan Theological Heritage*, ed. by Thomas C. Oden & Leicester R. Longden (Grand Rapids: Zonderman Publishing House, 1991) p.106

<sup>5</sup> 1960年代古希臘文化專家 Werner Jaeger 力辯Gregory of Nyssa 及 "Macarius Homilies" 真有其人，兩者的關係密切，而Gregory of Nyssa 是一位正教大師，備受衛斯理專重。

<sup>6</sup> Johannes Quasten, *Patrology*, vol III "The Golden Age of Greek Patristic Literature." pp.254-296

這裡就有正教與儒學鮮明的interface (「界面」或「連接面」)，以下再說。

## B. Macarius (馬迦利亞士)

約翰·衛斯理曾記錄：“I read Macarius and sing”(我閱讀馬迦利亞而歌唱)。<sup>7</sup> 衛斯理讀的是“The Fifty Homilies”and “The Great Letter”of St. Macarius of Egypt. (馬迦利亞士的「五十靈修短文」及「長牧函」)。及後衛氏出版一本“A bridgement of Spiritual Homilies of Macarius the Egyptian”(馬迦利亞靈修短文節本)。後人研究所得，Macarius 不是埃及人而是敘利亞人 (Syrian)，Coptic Church (科普替教會) 的一位第四世紀沙漠教父。先前提及有關馬迦利亞士文獻的作者引發一場學術界爭辯，有學者力辯實在的作者是Gregory of Nyssa，因此一向被認為是作者的Macarius改為Pseudo-Macarius (偽馬迦利亞士)。查該場學術界爭議未有定論，可不必加上Pseudo- (偽) 的名稱。不論是真或偽，作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有敘利亞人的風範及語氣，並反映敘利亞文化的格調，更有Coptic Church沙漠教父的靈修氣質。

近代英譯*Pseudo-Macarius : The Fifty Spritual Homilies and The Great Letter* (Paulist Press,1992) 的譯者 George A. Maloney 在該書的 “Introduction” (導言) 闡明文獻顯出的特色是“Spirituality of the heart”(心性屬靈氣質)。心性屬靈氣質是整體性的 (holistic)，原自三位一體真神，在人心中神人於具體存在事物中相遇，神人聖化之運作乃由聖靈發動的恩典重整人身上的上帝形象。<sup>8</sup>

我親自一氣呵成中譯此段，自覺驚訝，一小段文字包含了正教靈性氣質的幾方面：

- 原自三位一體真神的整體性屬靈氣質；
- 神人聖化 (Divinization) 是聖靈主導下恩典的作為；
- 神恩的功能與重整人身上的上帝形象息息相關。

我深受感動而細讀馬迦亞士的作品。

另一驚訝是馬氏作品中發現衛斯理恩典論重用的題材。以下數節乃按衛斯理宗恩典論範疇略記一二:-

---

<sup>7</sup> John Wesley's Journal, 30 July, 1736.

<sup>8</sup> George A. Meloney, *Ibid.*,p.3-4

### 【Justification and Sanctification】

稱義與成聖是一致的，由共通的恩典連接無間，心內燃燒暖和，正如燈火靠著同一品質的燈油發出光亮照耀起來。（短文43）

### 【Sprit】

靈性貫徹聯起祈求、聖潔、完全。每信徒應祈求上主使其堪配為信徒去尋找及接受聖靈賜下的寶藏，藉此毫無保留，絕不遲疑，無可指責，全心全意去服從主的誠命.....。信徒要有信德和耐心去尋獲主的寶藏，不期然的便結出聖靈的果子，聖靈整全地、純潔地鋪排上主一切的公平和命令。（短文18）

### 【上帝形象和樣式】

賦予上帝形象的人是眾生之冠，不只是眾生，並且是「服役之靈」的天使。上帝的形象和樣式是指人的靈性，即是不滅的靈魂。（短文15）

### C. Ephrem Syrus (伊弗霖.敘利亞士)

衛斯理喜好的正教教父名列中與馬迦利亞士齊名的是Ephrem Syrus（伊弗霖），也是敘利亞出身的（因此之故Syrus之地名貼上於Ephrem之名）。衛斯理曾稱伊弗霖為“the most awakening of all the ancients”（古代人物最高醒覺的一位）<sup>9</sup> Ephrem Syrus (生306年)長於Mesopotamia（米所波大米）東北部的一市鎮Nisibis, 該處是商業及政治要地, 屬敘利亞地帶, 以內建立了操Syriac（敘利亞語）的基督徒基地。敘語其時成為基督宗教的第三國際語言。伊弗霖在教會主持聖樂及作詩，他用敘語寫詩歌，歌唱團用敘語歌唱，可想而知，伊氏用敘語歌唱和填詞有高度牧養及宣教效能。他後來移居Edessa, 是更重要的教會基地。他在此地繼續事奉，至373年卒，後受封立為聖者，St. Ephrem。

我家中藏書有一冊*Ephrem the Syrian: Hymns*, 是英譯Ephrem的聖詩。譯者是 Kathleen E. McVey,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Professor of Church History,

---

<sup>9</sup> John Weley's Jousnal, 12 October, 1736



是我在普林斯頓神學院任客座教授時（1987-88）的鄰居。她贈我她翻譯的Ephrem the Syrian詩集一本。當我預備撰寫一篇論文涉及 Ephrem Syrian，我欣然有珍貴的一手資料。

伊弗霖的詩歌富於意象，資源取自聖經、中東文化土壤、日常生活及其本人超凡想像力。既是聖詩，神學內容不可缺，是充實的東正教教義題材。

只是三、兩例證：-

**【Deification】**

Glorious is the Wise One who allied and joined Divinity with humanity,  
One from the height and the other from the depth,  
He mingled the nature like pigments  
And an image came into being: the God – man (Hymns on Nativity, No.8)

**【Feastday】**

Blessed is your day, my lord, that first one by which Your feastday is appointed.  
Your day resembles You, for it is a lover of human beings.  
It is handed down and comes with all generations.  
It is a day that goes to the end of life with old people and returns with infants.  
It is a day that renews itself by its love,  
so that its strength will renew our old age.  
When it has visited us and passed by and gone,  
in its compassion, Your day returns and visits us again.  
It knows that humanity is needy.  
The entire day resembles You in its concern for Community.  
(Hymns on Nativity No.4)

**【Creation Renewed】**

He renewed the sky since fools worshipped  
All the luminaries. He renewed the earth  
That had grown old because of Adam.  
A new creation came to be by His spittle,  
And the All-sufficient set straight bodies and minds.  
(Hymns on Nativity, No.17)

據Professor McVey

稱，第四世紀詩歌巨匠伊弗霖留下珍貴的聖詩學（hymnody）遺產給東方教會，西方教會亦然。十八世紀偉大傳道家衛斯理從伊氏獲取靈感。吾輩二十一世紀的衛宗亞裔繼承人可否從伊氏的詩歌拾得些微啟迪？我的眼簾閃出文化互相交流的一絲燦光。

#### IV 天·地·人：萬象更生

再次引用伊弗霖最後一段的詩詞：

He renewed the sky since fools worshipped all the luminaries. He renewed the earth  
That had grown old because of Adam....

我不敢冒昧漢譯，但我心頭上浮現一幅本土色彩的圖像（不成詩詞）：

庸人自擾拜天體，  
真神撥開烏雲見青天。  
靈風驅散地面舊塵埃，  
神蹟送來一番新創造。  
全能者重立新人建新心。

是啊！自己腦海中又起「文化相交神學」的蕩漾。

現在讓大家揭開幾頁中國古典書卷。請放心，我不是向諸君拋八股書包，我擔保你們一聽即明，或重聽更明，四書五經中名言數句，詮釋也不需多少。

《大學》首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學之道是在於擦亮光明的德性。親民又解「新民」，革新人民。「止於至善」是妙語：非達至善地步不休止。此言有釋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那句子銘刻在湯王的浴盆上，每天要刷新。

如何「明明德」？《大學》繼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先齊其家...先修其身...先正其心...先誠其意...先致其知...先格物。」換言之，大學之道在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謂之八大項目。豈不是令人難忘的項目！

《孟子》：「仁、義、禮、智、人之四端也。」孟子繼言：「測忍之心，仁之

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謙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孫 章上」）。無需多講，已自明矣。

再說「仁」。弟子仲弓曾問孔夫子，何謂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顏淵篇十二）今日海外遊歷的「醜陋中國人」聽了有何感想？夫子繼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我想我們都願意成為四海之內皆兄弟姊妹而不是「醜陋中國人」。做個仁人好了！

《易經》八掛玄妙莫測，但且聽金句如下：

「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乾卦）

「地勢坤，君子以德載道。」（坤卦）

「生生之謂易。」（繫辭）萬物生而再生又復生，生生不息，盛氣感應。

最後，孟子：「君子所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盡心篇」上）「天人合一」或「天人合德」的理念從此形成。甚至「天人聖化」？這不是典型中國人的思維，暫於此，「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天時、地利、人和配合」...如此迴響中華歷史數千年的呼喚，似乎是不少炎黃子孫之常態。我本人歷來潛意識中亦有此中華民族的「集體回憶」（collective memory）。

話說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我正準備為「天人合一」的題目寫一篇論文。那段時期已有數星期在北京天安門結集了數萬名青年學者，要求政府改革邁向民主，消除貪污。香港亦有眾多市民響應。五月廿一日那天，星期日下午，正在整理我在寫稿，我從電台聽到市民結隊走入街頭遊行，以表同情天安門的集體抗議。我於是「投筆從戎」，走上街頭去參加，在某教堂門前集合。五月廿八日，也是星期日，成千上萬市民更空湧遊行，情緒高漲而氣氛和平。我從未見過香港人為中國人的福祉如此齊心協力，朝同一方向前行。我私下在想，是不是有衛斯理所說「先備恩典」（prevenient grace）

呢？一向以個人主義、追求物質享受聞名的香港人，竟然有此良知。至於「天人合一」那是可以實現的理想吧？

六月四日晨早，天未亮，電台傳來北京天安門「隆隆」的坦克車滾出的聲音和機關槍「卜卜卜」槍響，隨之一片沉寂，電台廣播血浴天安門廣場，死傷慘重。我和許多人一樣，愕然失色。跟著的幾天，香港人群眾上街舉行臨時悼念儀式，豎起「天人共哀」、「天怒人憤」等橫額。我亦加入基督徒組織的哀悼

遊行。

六四事件發生後，我屢向學生及友人嘆息，中國哲人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天、地、人共融」等宣言，祇是讀書人一廂情願的言說，這類豪言壯語從來未有實現於歷史。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對此等「宏大的敘事」(grand narratives) 的質疑是對的。

我原初在寫的「天人合一」初稿已掉入廢紙箱了。正當我為中華民族的悲哀而沮喪之時，看見電視播出一集「六四回想」（或類似標題）。其中一鏡頭是一位逃亡海外的六四學者遠志明，他在一間天主教醫院走廊牆壁掛上的十字架旁伏下哭泣，在此之際，流淚中體驗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難流血，救贖人類，自己亦從罪惡中被拯救出來。他後來成為一位傳道者，特別向旅居海外的中國學生及學者傳福音。

至於我，十字架成為一個永久的記號，記念耶穌受苦救贖世人的歷史事蹟，彰顯神愛世人、神人和好的福音。我在家中牆壁掛上的十字架下，亦流淚悔罪，不只是個人的罪，也是人群的罪，得以釋放平安。

噢！「天人合一」是可實現的吧？推而廣之，「天、地、人融和」、「新天、新地、新造人」... 還有「神人聖化」，這些grand narratives（宏大的敘事）可否兌現？

這裡一大堆「宏大的敘事」，來自多個文化宗教體系，是拉雜成軍？我不擔憂，各位都有明辨之智，不會淪入「混合主義」（syncretism）。多個文化諸多理念之間，是有差別的，但亦有相同之處。可是有方法處理異同的，箇中有明有暗的地帶。這就是電腦科技所言之Interface（「接合面」），可有機制去連接。

坦言之，我已引導諸君踏上「文化相交神學之旅」。

交叉路口亦有方法去處理。如果這旅程是苦旅，不是暢遊，請原諒；我本來就認為你們都有清醒的頭腦精神奕奕地去上程。你們可借用interface（「接合面」）作為指路牌。索性就拿這些「接合面」標誌作總結吧！

**V 衛、正、儒「文化相交神學」的「接合面」**

先重溫何謂“interface”。

### Interface

【電腦】「接口」- 電路或程序的接口（如計算機和打印機之間的「接口」）

【學術】「接面」- 學科、體系等邊緣區域的「接合面」

（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八版，2010）

以下：

【衛】代表衛斯理神學

【儒】代表儒學

【正】代表東正教教父或教義

文化相交神學之旅中，有如下的「接合面」出現：-

【儒】向【衛】、【正】表示認同「新創造」、「新天、新地」、「新造之人」

與【衛】、【正】的「神」或「上帝」有別，在於位格的問題

對【正】的「神人聖化」有疑惑

【正】回應「神人聖化」有神聖的向度，「聖」來自聖靈，有神的位格，「天」不只是蒼天，「人」有靈性，若說「天人合一」，要有神聖成份結合。

【衛】對「天人合一」起共鳴，但需要有一中介人物（中保）。【儒】有「中保」的概念。

與「神人聖化」有同感，「聖化」成份可能下如【正】全面。

接合面（二）

【儒】難明罪人為何「因信稱義」必須有恩典【衛】。

同情「成聖」論調【衛】，並致力「成聖」，是自力而非他力，「恩典」意念比【衛】遜色。

【衛】因本身強調「完全成聖」，故同向「止於至善」的追求【儒】

【正】「神人聖化」固然是恩典，亦是聖靈，更是連結神人

### 接合面（三）

【衛】認同「上帝的形象」，雖有損壞，亦有補救的餘地【正】

【正】當然肯定「上帝的形象」並以此為「神人聖化」的焦點

【儒】本身因有「性善」論述而敬仰「上帝的形象」【正】及【衛】，與「心性」連起多過「靈性」

### 接合面（四）

【儒】除非承認人的敗壞不能接受神恩【衛】；近日的經驗(如「六四」) 醒悟人的敗壞；敗壞中亦有剩餘的良知(prevenient grace)。

【衛】同意人的墮落但不致於完全敗壞

【正】同意而再強調聖靈的作為

### 接合面（五）

【儒】暗裡接受「稱義」+「成聖」恩典之餘，更有「生生不息」（易經）之奇能，但不致為「奇妙恩典」（amazing grace）。

【正】“From glory to glory”（Gregory of Nyssa）

【衛】Glorifying grace, Amen. 「生生不息」【儒】是輕微餘波蕩漾？

以上不過是建議，各人有興趣，可有其他接合面，走你們的「文化相交神學」旅程。